

494

奉

新王加坡華人史論叢

莊欽 悉 因新 將近 題

之人皆不知律法每欲放銃放炮

鳴金以及高聲喊喝驚動左右船

隻及疑惑被上之人惹一緊各不

准再行故習自人以後如有何人

再行故習者立即遣馬礁人拿獲

依法處治又將其船逐往港外決不

D 634.333P
p32

華文中心

南洋學會叢書第廿六種 R10-00

705502

南洋學會叢書第廿六種



新加坡華人史論叢
Collected Essays on Chinese
in Nineteenth Century Singapore

莊欽永著

D. K. Y. Chng



新加坡南洋學會
South Seas Society
Singapore
1986



90065291

新加坡華人史論叢

莊欽永著

出版：南洋學會
承印：南海印務（私人）有限公司
South Seas Press (Pte) Ltd.

73, Block 9, Jalan Kukoh,
Singapore 0316. Tel: 7332093

總發行：South Seas Society,
P.O. Box 709
Singapore 9014

定價：新幣10元

（外國以美元計算）

ISSN 9971-936-04-6

1986年4月出版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15-

前 言

近年來，本地學術界有一個好現象：那就是——一批對歷史有濃厚興趣的年輕人，在業餘之暇埋首苦幹，或百忙之中抽出時間，從事鄉土歷史的研究工作。儘管他們所處的研究環境怎樣的不够理想，但他們還是能够不斷地整理出一篇一篇的或長或短的史學報告。這些報告都有相當的學術價值，而不是一般提供茶餘飯後的掌故資料者所可倫比。

這批年輕人在寫作方面，比老一輩具有同樣興趣者來得幸運，因為他們有高等教育的基礎，並且受過史學和有關社會科學的嚴格訓練。加上他們都精通中英文，所以在運用資料的時候，左右逢源，別具慧眼，即使是舊的問題，也能以新穎的角度或立場加以發揮和評估。當這些報告在報章上發表後，馬上吸引具有同好者的注意；同時，又獲得對這些問題有直接經驗或專門研究的老前輩們的批評和斧正。對素乏經驗的年輕人來說，這批評或糾正是一個刺激，是一個不可錯過的學習機會。他們精益求精，再接再勵地作必要的修改或補充，使報告更正確，更豐富。現在擺在讀者前面的這本書，就是在這情況下產生出來的，而莊欽永先生就是這麼的一個年輕有為的青年！

魏維賢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五日

楊 序

八十年代的星華社會，樣樣突飛猛進，惟獨星華歷史研究，似仍然停滯於冬眠狀況。十九世紀的星華史壇，依然是荒蕪一片，蟲聲唧唧，寂寞孤單得很。曾經於七十年代引人注目與鼓舞的佳作——《石叻古跡》主要是研究十九世紀星華社會的神權、紳權與幫權的複雜關係。可惜，其作者們，個個先後相繼消失於史壇，至今尚未能為星華史學作出更具體的貢獻。可幸的是，莊欽永君，能以無比的幹勁，承繼《石叻古跡》作者們的優良傳統，在寂寞中求學術真理。

十九世紀的星華史，可研究與探討的問題，不勝枚舉。經濟史上，華族資本的形成與鞏固，華族各行業史，諸如米業、土產業、船務業等，都應該得到研究者的重視。社會史上，地緣與血緣組織，幫權、紳權與神權的相互關係，以及星華社會的結構問題，都還未受到學人的充分注目。尤有進者，星華社會的領導層問題，以及星華幫派衝激中的主要家族史，諸如陳送、陳篤生、余有進、薛佛記、胡亞基、蔡滄浪、蔡綿溪、陳金聲、邱正忠、顏永成、李清淵、章芳林、林和坂等等，都應有單行本出版見世，以豐富星華社會的歷史遺產。這批十九世紀的華族領導人物的子孫們，不少都曾在廿世紀的星華社會與新加坡社會，扮演着舉足輕重的角色。

本書作者莊欽永君，從事整理、考證與研究十九世紀星華史有年。他把近年來所撰寫與發表的各類文章，分門別類，編纂成書，付諸出版。這是史壇盛舉，值得慶賀。本人所期望於莊君者有二：一者希望莊君能繼續努力，多利用英文官方史料，集中研究與寫作十九世紀星華社會史。二者希望莊君能大膽地提出問題與分析問題，寫出更深入的文獻。

在莊君研究勿基 (Boat Quay) 的文章裡，應證實勿基為潮幫的經濟實力地盤與潮僑旅星的基地之一，這樣便能顯示勿基的歷史重要性。和勿基一樣重要的吊橋頭 (North Boat Quay)，則是十九世紀閩幫米業、米較的中心，這是研究十九世紀閩幫經濟實力與幫權的綫索。在研究源順街 (Telok Ayer) 一文中，莊君亦應肯定其為閩幫的經濟與幫權實力地盤之一。廿世紀的源順街，是閩人樹膠出口商的重地。以經濟眼光來看源順街，可能得到更意外與更重要的歷史答案。

楊進發

南澳洲·一九八五年八月十四日

目次

| | |
|---|---------|
| 魏維賢博士前言 | (iii) |
| 楊進發博士序 | (iv) |
| 1. 1880年代的勿基 | (1) |
| 2. 1879年時的直落亞逸街 | (12) |
| 3. 新嘉坡第一位華人甲必丹陳浩盛 | (16) |
| 4. 薛佛記 | (22) |
| 5. 薛文仲二三事 | (25) |
| 6. 恒山亭大董事陳送卒年考 | (30) |
| 7. 陳送被拘禁考 | (34) |
| 8. 英籍新嘉坡華僑陳慶真案——廈門小刀會史之一頁 | (37) |
| 9. 戴河水 | (42) |
| 10. 英華校友李登輝博士 | (44) |
| 11. 曾任袁世凱翻譯的英華校友孔天增 | (57) |
| 12. 《媽祖婆生日之論》附1832— 1842年新嘉坡華文出版物一覽表 | (62) |
| 13. 《訓女三字經》——現存最早的一本新嘉坡華文刊物 | (78) |
| 14. 《日昇報》研究 | (87) |
| 15. 《朱柏廬先生家訓》與其譯者林采達 | (94) |
| 16. 古友軒二三事 | (100) |

| | |
|-------------------------|---------|
| 17. 慶德會研究..... | (107) |
| 18. 社公廟神主牌研究..... | (124) |
| 19. 天福宮乾隆古鐘小誌..... | (151) |
| 20. 新嘉坡華文銘刻集錄(初編)..... | (154) |
| 21. 《新嘉坡華文碑銘集錄》校讎記..... | (191) |
| 後 記..... | (218) |

1880 年代的勿基

夜間，新加坡河畔的屋子十分迷人。屋前走廊及窗口點燃着五彩繽紛的燈籠。燈光反映在屋前靜謐的河面上，景色怡人。……

——John Cameron, Our Tropical Possessions in Malayan India (倫敦, 1865), 頁56。

上面這一小段新加坡河畔夜景的描寫，是出自曾經在新加坡長居三十年，並當任過《海峽時報》主編約翰·坎米倫(1835—1881)的手筆。如果我們將這段文字配合出現在Albert S. Bickmore所撰寫的《東印度半島遊記》的那張1865年勿基圖片，相信我們不難對一百二十多年前勿基迷人的夜景有深刻具體的印象¹⁾。

勿基(Boat Quay)，在十九世紀二、三十年代時稱為Public Quay²⁾。最遲在1846年勿基這個名字便出現了³⁾。華人對這個地區有以下各種不同名稱如：駁船碼頭，十八溪墘，柴船頭，墊邦路頭，十三行，水厝尾等等。三十年代，新加坡河口西岸已經是歐人商業地區⁴⁾。五十年代時，楊佛應的佛應公司(Hooding & Co)，馬六甲豪門薛家兄弟與林生財等所合創的英發茂源兄弟公司及三十二家經營甘密胡椒生意⁵⁾，便是在勿基這一帶。

1853年俄國傑出寫實主義作家伊凡·亞歷山大羅維奇·岡察洛夫(1812—1891)曾到勿基觀光，并在其遊記《巴拉達號三桅戰艦》留下生動有趣的記載：

划艇穿過往來如梭的帆船、扁舟(有的運貨，有的載客)，進了河

口。棄艇登岸後，我們看到沿河是一排石築高舖，外觀同我國的客棧十分相象：同樣的拱頂、通風的貨架、堆包、貨包、木桶等，同樣的喧囂和忙碌。多數商人是中國人，他們把中國貨物批發給歐洲，或者相反，把歐洲貨物運回中國。過了這些大商舖，便是中國人的小商舖了。舖子裡坐着的中國店主，和我們在爪哇看見的一樣打扮，上身是白褂子（很像女人的睡衣），下身是黑色或藍色燈籠布褲，富人穿的是綢褲。他們的腦蓋剃得銜亮，一根辮子直拖到地……。

我們沿着新加坡河向前駛去。這條河縱貫全城，流向城外。……它很窄，水却很深。沿河排列着土房和竹舍。時而有印度人，時而有馬來人向街上探頭張望……還有一些中國人，三三兩兩，有的圍坐在流動攤床四周，有的圍坐在自己的店舖里進餐。他們把碗端在嘴邊，不停地用兩根筷子扒拉米飯，時時用筷子到另一隻盛着黑色粘糊的碗里夾取一些碎塊，動作靈巧異常。我們過了幾道小橋。遠處，現出一些歐式別墅，掩映在柏樹、香蕉樹和棕櫚樹叢裡。……(6)

這一大段生動有趣的文字，的確讓我們對當時勿基一帶人民的生活、景致有深刻的認識。勿基喧囂忙碌的情況，在約翰·坎米倫筆下也有細膩的描寫。他說：

（新加坡河）擠滿了各種不同的船隻：有像鞋般的中國船，馬來人的舢舨船，吉寧人的駁船（tong kang）。前兩種是用作載客與行旅。最後一種也是數量最多的一種，是用作運載碼頭附近船隻上的貨物。……這種船數目太多，從河口直到靄仁橋（Elgin Bridge），沿岸三、四排這類船停泊着。雖然我從來沒有數算過，可是他們很少時候少過五百艘。……（在勿基），整條河岸擠滿起卸貨物的貨船。在這裡，最少在現在，有四分之三的貨運商業都是在這裡進行。從早到晚，你可看到裝着一箱箱、一桶桶、一包包的英國產品、機器、各類鐵器的貨船。不一會兒，這些貨船空了。它們又裝滿甘蜜、藤、西米、樹葛粉、胡椒、香料……(7)。

坎米倫在1860年代所描繪的勿基繁忙情景，一直維持一百多年，直到去年八月間，由于駁船移出勿基，才改變它的面貌。本文主要是

重現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勿基的面貌，希望它能使我們對當時的勿基有一個具體的認識。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勿基，和現今可以說是大同小異。現今的哥利門橋 (Coleman Bridge)、靄仁橋、克文納橋 (Cavenough Bridge) 在一百多年前已有。所不同的只是：以前的 Merchant Bridge 不見了，代之而起的是李德街 (Read Bridge) (8)，又現在新加坡河口多了一道安德遜橋。一百年前河口東邊是政府辦公室，有郵政局、船政廳、法院、政府印務局等，現在該處還是政府辦公室所在，有移民廳、國會大廈，登記局等等。以下我按照各商業機構門牌號碼先後 (左邊阿拉伯數字) (9)、商號及其他有關該商號之點點滴滴資料排列。它或許有助於我們瞭解上個世紀勿基之概況。

1. 怡記號——註冊契約勞工公司。1881年東主為 Yeoh Chong Heng，翌年易予 Ng Chong Hoat，1886年東主為 Go Ah Go。怡記號主要是從中國廣東汕頭運載契約勞工到新加坡，然後由此轉運到印尼蘇門答臘島當勞工。1886年，汕頭有人控告怡記號綁架他們的親屬到新加坡，以便賣給蘇島種植家當豬仔。由於受到客觀環境的壓力，怡記號不得不把他們的親屬送回中國。不過，根據新加坡華民護衛司的調查報告，控告怡記號的指責是不實的，他們發現在蘇島 Deli 的勞工很滿意那裡的生活，不想回中國去。不過，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怡記號不送錢予這些勞工，希望他們回中國去 (見《華民護衛司1886年常年報告》，《海峽殖民地政府憲報》1887年2月18日，頁244)。

2. E. & H. Hinnekindt——這間公司創設於1850年。股東有兩位：H. Hinnekindt 和 William R. Leisk。

3. 恒利成號——甘蜜胡椒商。

4. 源利號——甘蜜胡椒商。東主為潮州人。咸豐四年 (1854) 該號捐題三十五元作為重修海唇福德祠之用 (見《重修大伯公廟衆信捐題芳名碑記》。1888年10月4日，該號由 Seet Guan 購下，易商號為 Yeong Lee Guan (《憲報》26.10.1888, 頁2100)。

5. 永泰號——甘蜜胡椒商。

6. 乾成號——皮革商。

7. 炎興號——甘蜜胡椒商。

8. 豐興號——該號創立於1842年。1846年股東有兩位：陳金聲與Tan Soong Lim。1849年，Tan Soong Lim退出，由Tan Koh Teow代替。1880年股東有陳明水、陳明岩等人。豐興號是經營航運生意。總行在馬六甲，除新加坡分行外，在上海也有分行。1879年，陳明水（憲章）（1828—1884）是保赤宮二大董事之一，捐金一千兩百元，與振成號的陳喆音領導陳氏宗祠。在新加坡碑銘中，豐興號出現次數不少。1868年，該號捐金四十元作為興建紫雲廟之用。1883年，又捐金一千九百予保赤宮。1896成立的《萃英書院募捐芳名碑記》中，豐興號捐題一千四百，捐款最高。1899年，它又捐二百大元作為賑濟福州風災之義款（見《叻報》12.4.1899）。

10. 德豐號——米商。1887年該號捐四十元作為重修崇文閣之用。其後又捐三百五十予萃英書院。

11. 昇德美號——船具商。

12. 乾興號——船具商。東主潮州人，名為Hak Yong。

13. 聯盛號——普通商店。東主為廣東人。同治六年（1862年），該號捐三元作為重修新山利濟橋之用。根據1887年所立的《重修崇文閣碑記》，該號捐金二十四元。

14. 瑞興號——普通商店。股東有三位，福建人。這裡原為龔淑惠（龔光傳之獨生子）與黃隆興合創的EK HO號。龔淑惠是恒山亭大董事之一（見《重修恒山亭碑記》），也是《新加坡自由西報》股東（見《憲報》24.4.1868，頁130）。

15. 恒春號——創立於1850年，經營咖啡等生意。東主邱正忠，為恒山亭大董事之一（《重修恒山亭碑記》）。邱正忠（1820—1896）是海峽保險公司董事，其生平見朱飛（邱新民）先生所寫的《星洲邱篤信》，《南洋商報》20.11.1979。根據《海峽殖民

地政府憲報》26·4·1889 所載，邱正忠在 Battery Road 擁有地皮。恒春號曾捐金卅元予紫雲廟，也曾捐六十元作為興建崇文閣之用，後來又捐一百廿元作為重修崇文閣之用。1895 年又捐金四百元予萃英書院。

16. 協榮春號——普通商店。

17. 錦協盛號——船具商。1879 年捐金三元作為重修恒山亭之用。1880 年，該號捐金十二元作為重修崇文閣之用。

19. 謙裕號——甘蜜胡椒商。

22. 炳豐號——甘蜜胡椒商。

24. 錦源號——普通商店。東主 Sow Chew。潮州人。1880 年該號捐金一十二元作為重修崇文閣之用。1854 年該號捐金一十二元作為重修廣惠肇府人海唇福德祠廟之用。又：《重修恒山亭續上碑》（1879 年立）有錦源號，當與此號有別。一為潮州人所有，一為福建人所有。

25. 恒裕成號——普通商店。

26. 振成號——此為陳金鐘（1829—1892）所有。1881 年，除陳金鐘為暹羅駐新大使。1878 年，振成號是保赤宮二大董事之一。在《紫雲廟》中，振成號捐金四十元；《重修崇文碑》中，該號又捐一百廿元。1899 年，振成號捐二百大元賑濟福州風災（見《叻報》12·4·1899）。

27. 怡泰號——普通商店。在陳荆和、陳育崧所編的《新加坡華文碑銘集錄》中，怡泰號的出現四次：同治元年（1862）所立的《重修新山利濟橋碑記》；光緒廿年（1894 年）所立的《重修寧陽會館石碑》；光緒五年（1879 年）的《重修恒山碑》及光緒十三年年的《重修崇文碑》。前面兩碑中的怡泰號東主為廣幫人，後面兩碑中的怡泰號東主為福幫人。勿基怡泰號即是《重修恒山碑》與《重修崇文碑》中的怡泰號，東主為福幫人。1876 年，稱號為 See Guan Swee & Co.，股東有林振瑞、Syed Mohamed Bin Ahmad Alsagolf, Seet Guan Swee, Koh Tean Cheng 等人。1897

年2月24日，該公司拆股，改為Lim Chin Swee & Co.，仍稱怡泰號（《憲報》28·2·1879，頁165,183）。

28. 永萬成號——普通商店。

29. 新順號——普通商店。東主潮州人Goh Buan What等人。六十年代，這裡原為Choa Boon Buan & Co.，開元號（Chop Key Gwan）為Choa Boon Hoh, Choa Boon Liak, Choa Boon Chi 所合創（《憲報》1868年，頁360）。《重修恒山亭碑》有蔡開元號，當為Chop Key Gwan無疑。

30. 同興號——皮革商。

31. 甘蜜胡椒商務公局——這個公局成立於1867年。根據李鐘珪的《新加坡風土記》云：“（甘蜜）……與胡椒二項同一公局，主其事者由華商公舉，經柔佛國王諭允。”（頁8F）。1880年，余連城（1850—1917）為該公局主席。八十年代時，在新加坡最少有一百四十家商家經營甘蜜胡椒生意。公局的任務主要是與外界商討有關其會員利益與生意問題。例如1887年3月17日，新加坡商會便與公局認真討論有關購買甘蜜胡椒者的不滿。他們不滿甘蜜胡椒商賣濕的劣等甘蜜予他們，同時沒有按照柔佛州規定一斤甘蜜切成二十五小塊。會議議決由柔佛蘇丹諭令所有甘蜜胡椒商誠實並得照規定把甘蜜切成小方塊（見Report of the Singapore Chamber of Commerce for the year 1887，附錄E，頁61-63）。

32. 泰裕利號——經營航運生意。東主為Tan Tock。

33. 廣豐棧——普通商行。

34. 萬豐號——普通商行。東主潮幫人Low See 和 Low Kok Chang。1854年該號捐金三十元作為重修廣惠肇人海唇福德祠之用（《海唇福德碑》）。又根據1894年所立的《同善堂碑》，萬豐號捐金一百元。

35. 和順隆號——布匹商。

36. 裕發號——普通商行。

37. 萬成號——藤商。東主為潮幫人。

38. 永順號——普通商行。

39. 錦和號——普通商行。

40. 成合號——普通商行。東主為潮幫人。在《海唇福德碑》中，該號捐金八元。

41. 合興號——東主不知何幫人。根據《海唇福德碑》，有潮幫人經營的合興號捐金四元。同治元年（1862年）所立的《重修新山利濟橋碑記》中，也有合興號。此合興號為廣幫人所有。又光緒十五年（1889年）所立的《新建番禺副會館碑記》中有值理合興號。勿基的合興號，不知東主為誰，姑附於此，以便來日再考。

42. 和合號——普通商行。東主不知為何人。在《海唇福德碑》中，共有兩間和合號，東主皆為潮州人，又《重修恒山碑》有和合號捐金四元，不知那家是在勿基。

43. 兩順號——普通商行。

44. 和成號——普通商行。1896年該號捐金五十元予萃英書院。

45. 捷成號——普通商行。東主不知為何人。據《重修恒山碑》，該號捐金三元，又1896年，再捐金十二元予萃英書院。此當為福幫人所經營。又《海唇福德碑》中有潮州人所創的捷成號。不知勿基的捷成號為那家。姑附於此，以待來日再考。

46. 榮和號——染匠。《海唇福德碑》中有潮州人所創榮和號捐金一元。

47. 怡成號——普通商行。在《紫雲碑》中有怡成號捐金六元。

48. 鴻茂號——普通商行。在《海唇福德碑》中有潮州人所經營鴻茂號捐金六元。

49. 怡順號——普通商行。

50. 潮興號——普通商行。東主為潮幫人 Sim Ah Kye, Lim Chap Hee。該號在汕頭、西貢、曼谷有分行。在《海唇福德碑》中有潮興號捐金四十元。

51. 榮豐號——染匠。由潮州人 Low Ah Jit, Low Tan

Hee 和 Low Sam 合創。1866年9月10日，Low Sam 退股，生意繼續由其他二位股東經營。在《海唇福德碑》中，榮豐號捐金十六元。

52. 春和號——染匠。

53. 利發盛號——普通商行。

54. 利和號——普通商行。東主為潮州人，名 Ah Seng。

55. 盛合號——普通商行。

56. 義發號——普通商行。東主為潮州人 Sim Sock Kwee。

在《海唇福德碑》中，義發號捐金十五大元。

57. 廷記號——普通商行。東主為潮州人 Teng Kwan。在《海唇福德碑》中，廷記號捐題一十元。

58. 萬盛號——普通商行。

59. 森記號——經營甘蜜胡椒生意。

60. 合順泰號——普通商行。東主為潮州人。

61. 協盛豐行——經營燕窩生意。

62. 泉成興號——普通商行。

63. 瑞泰號——藤商與航運代理商。該號為 Lim Lan 所創。Lim Lan 當為《建立天福宮碑記》中的林蘭。1875年，林蘭死後，生意由其兒子 Lim Eng Keng 經營，股東有 Lim Eng Teong, Koh Mah Cheow 和 Lim Eng Yong 等人（《憲報》26.4.1889，頁671）。瑞泰號在印尼 Palembang 及砂勝越均有分行。它是代理 Sarawak & Singapore Steamship Co Ltd 的船運。

64. 源通號——藤商。東主為福建人王九河，他是恒山亭大董事之一。根據宋旺相的《新加坡華人百年史》（頁160），源通號原屬 Kian Seng 所有。Kian Seng 死後（應在1873年之前），源通號歸王九河所有。之後，他的兄弟 Ong Poh Guat 加入成為股東。Ong Poh Guat 在1889年時是馬六甲市議員（Municipal Commissioner）（《憲報》17.5.1889，頁826）

。據《紫雲碑》，源通號捐金八元，《重修崇文碑》中，該號捐金六十元，又《萃英碑》中，它又捐金六十元。

65. 源發號——經營燕窩生意。該號在四十年代便已存在。根據1858年《海峽殖民地政府憲報》(頁252)在勿基有 Gwan Watt Ho(源發號)是經營甘蜜胡椒生意。八十年代的源發號東主為福建人 Chea Leck, Koh Teck See(馬六甲僑生)。在荷屬婆羅洲有分行。1872年12月4日 Chia Lek 死後，由兒子 Chia Guan Eng 繼辦。在《重修崇文碑》中，源發號捐金三十六元。同治七年(1868年)該號捐金十二元作為重修鳳山寺之用。又《紫雲碑》有謝源通號捐金四十二元。

66. 成泰號——東主陳金淵，福建人。陳金淵為保赤官總理之一，捐金六百元。1887年，他也捐金三十元作為重修崇文閣之用。

67. 成利源號——普通商行。

68. 羅合號——普通商行。

69. 萬成順號——根據宋旺相及潘醒農所著《馬來亞潮僑通鑒》(頁135)。萬成順號為潮州人陳永錫于1879年所有。

70. 鴻利號——藤商。東主為潮州人。

71. 瑞成泰號——藤商。在《重修崇文碑》中，瑞成泰號捐金一十二元。

72. 榮泰號——鐵器商。

73. 福利號——普通商行。

74. 壬發號——甘蜜胡椒商。

75. 廣成號——普通商行。

76. 和豐號——經營航運生意。東主林和坂(1841—1913)，福建人。1915年和豐號捐卅二元作為重修麟山亭及橋路。

77. 公成號——甘蜜胡椒商。

78. 存利號——鐵器商。根據王書圃所述，該號為潮安人柯義書所創(見《馬來亞潮僑通鑒》，頁128)。該號最遲在1837年轉由潮州人 Tan Choe y 經營。存利號在勿基經營幾十年，遲至1902